

冰雪路上的光

我什么都没有听清，我的耳里听到的全是那堆火燃烧时发出的“哗哗”欢笑声，闭上眼，我好像到了那个夜里，看见了那堆熊熊燃烧的大火。

5

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· 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 ·

难舍红军情 看护红色文物



降青拉姆收藏的誓词。

在客运中心对面的楼房里，记者与“丹巴嘉绒文化发展中心”工作人员，敲开了“红色文物管家”的家门。

“欢迎你们，快进来。”开门的正是此行要找寻的主人公，降青拉姆。佩戴有藏式耳坠及项链的她，笑容灿烂、精神抖擞。

端上热腾腾的酥油茶，降青拉姆聊起了自己的过去。

“1989年，我还是一名民办教师。”她将几张稍发黄的相片递给了记者。相片里，降青拉姆目光清澈，面带稚气，漆黑的长发辫盘在头顶，学生们紧挨着她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从相片中回过神，青春洋溢的降青拉姆，已过了“知天命”的年龄，今年她已55岁。

1989年，在翻修寺庙时，不断有战壕、弹壳、手雷等战争物品出土。据丹巴县嘉绒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刘杰介绍，丹巴藏民独立师成立后，红五军团三十七团曾以顶果山寺为根据地，进行十余场大小战斗，经考证得知，这些战争物品正是当年所留。

得知顶果山雍忠佐钦岭寺要收藏红色文物，降青拉姆主动提出帮忙管理文物。“我想保存珍贵的红色文物，让后人够通过它们去了解家乡的历史。我从小就敬仰红军，这批红色文物的出现，再次勾起了我的红军情，我认为自己必须完成某种使命。”再谈初衷，降青拉姆依旧语气坚定。

降青拉姆对红军的敬仰，要从她的爷爷奶奶说起。

降青拉姆告诉记者，爷爷帮红军送过书信，奶奶给红军做过饭，曾有红军到家里借住。在爷爷奶奶的熏陶下，从小，降青拉姆对红军就有特殊的感情。

进入校园后，课文《飞夺泸定桥》让降青拉姆进一步认识了英勇无畏的红军，启蒙老师周显林的拉练活动和“忆苦思甜”教育，让她感受了红军的艰辛，也让她对红军的崇敬之情愈加强烈。

“一个女娃娃，教书之余做点家务多好，偏要去山高路远、没电没水的地方管理文物，真是搞不懂。”一下子，降青拉姆身边质疑声四起。不过，质疑丝毫没改变降青拉姆的初衷，空闲之余，她仍旧往返在学校和顶果山雍忠佐钦岭寺之间；同时，她还主动把自己家里的文件箱、像章等红色文物拿到顶果山收藏。

1935年，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先后进入我州16个县停驻，第一次在中国藏区播下革命的火种。随后，红军在丹巴成立藏民独立师，这成为藏族历史上第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。

降青拉姆的

红

色

情

缘

◎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

放弃转正机会 一心守护红色记忆

武器、生活用品、红色标语，收集来的红色文物被逐一分类，置于寺院大殿左侧的黄泥巴房里，降青拉姆的任务就是照看它们。接过管理红色文物的重担后，降青拉姆坚信：“自己苦累无所谓，关键是保护好红色文物。”

刚开始，雨天是降青拉姆的噩梦。木料与泥巴结合的框架房，其最大的软肋是屋顶，一旦下雨，屋顶就会出现裂缝。雨水，泥土便经裂缝掉入屋内，威胁文物，腐蚀木料。若是白天有雨，降青拉姆还需要附近村民助力。但到晚上，村民们早已各自回家，与雨水抗衡的只剩她一人，屋内文物数量多，搬放又需小心，她常常夜不能寐。

“文物要被打湿了，大半夜去哪儿找泥巴补裂缝？”第一次经历雨天时，她差点就急哭。好在急中生智，她掏出灶灰，拿到屋顶洒在裂缝处，并在屋顶守候一夜，让文物安全度过了雨夜。“不可能每次都用灶灰救急，平时多准备点泥巴，等下雨时直接就拿来了。”思索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降青拉姆就带上背篋、锄头采集泥巴。

老鼠是降青拉姆另一天敌。“文物中有丝麻，最怕被老

鼠啃咬。”山上老鼠多，寺庙不杀生，她只得另辟蹊径。

起初，她买来铁箱子，将丝麻放在里面。而老鼠却对其它文物发起“攻击”，不能继续购买铁箱子。于是，“大力子”（一种粘性较强的植物）成了她的武器。她将采集来“大力子”放在每件文物前，等待老鼠上钩；她将粘住的老鼠装进麻袋，拿到距离寺庙约10公里的地方放生。

喝水难是降青拉姆又一大困惑。当时条件有限，要喝水，只有到距离寺庙约5公里左右的地方背水，一个人只能背50斤左右的水，每天反复来回，耗时又费力。见此状，降青拉姆将自家的马牵到顶果山，专门用来驮水。降青拉姆告诉记者：“有马驮水，效率比以前高了，我也有更多时间管理文物。”之后，那匹马就一直留在顶果山。

1993年某天下午，降青拉姆在东马小学旁边的小河沟里洗完衣服，正准备带着洗好的衣服回顶果山，突然就下起了雨。

“要赶快回去，保护好文物。”降青拉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。要最快回到山上，只有走便道，然而不幸的是，有一段便道垮方了。雨越来越大，天色越来越晚，一狠心，降青拉姆直接从

女儿谷：1937

1935年10月17日，红军击败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部，占领丹巴。该部二十一团三营逃至道孚城，驻扎县立小学。

鹿耳韭

那些“山珍”“野味”中，给我留下印象的，要数那“鹿耳韭”（以往有人将它写作“六二韭”的）。



降青拉姆为毛主席像擦拭灰尘。



降青拉姆与父母。



降青拉姆展示收藏的誓词。

垮方路段爬了过去，松软的泥土不断往下滑，她干脆丢掉刚洗好的一大背篋衣服，硬着头皮爬过垮方段，奔回顶果山，守护文物。

第二天，降青拉姆去学校上课，学生得知她因文物丢掉了自己的衣服，便主动帮她寻回那背衣服。“本是传授知识，却成了学生帮我做事，这样的次数多了，不仅影响孩子们学习，能否保护好文物也是疑问，很有可能两头空，只能专注其中一样。”感动欣喜同时，降青拉姆有了新的打算。

1998年，降青拉姆决定放弃教师职业，而那一年，她刚有转为正式教师的机会。“平时去顶果山帮忙没啥意见，现在连自己的饭碗都不要，实在是任性过头了。”降青拉姆的父亲发怒了。

“都十年了，在顶果山该帮的忙也帮了，转正的机会难得，父母年龄大了，不能再呆在山上了。”亲朋好友轮番劝降青拉姆。

“当时，要找出另一个专门管理文物的人，其概率性几乎为零，我要是走了，文物怎么办？相对于山上的文物，孩子们至少不缺我这样一位老师。”面对人烟稀少的顶果山和欢声笑语的校园，降青拉姆毅然选择了前者。

不改初衷 继续红色之梦

当教师时，降青拉姆每月有200元左右的工资；辞去工作，她断了所有收入。

“自己累的自己找！”“还不成家，想干嘛？”——她早就习惯了被质疑，为了不让质疑自己的人再“钻空子”，她一边专心管理文物，一边种粮、放牛，自给自足。经济最困难时，她就卖牛渡难关，没向任何人求助。

她的这些举动，逐渐取得了双亲的理解。“这么苦累，她都心甘情愿，看来她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，随她去好了。”得到亲人的肯定，她更是干劲十足。

转眼到了2000年，先前的泥巴房老旧破烂，几乎失去了储物的功能。“很怕先前的心血毁于一旦，家里条件总比山上好点，”几番考虑后，降青拉姆决定将文物拿到县城家里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腾出的房间，不够放置文物。于是，阳台上，客厅里、箱子里——降青拉姆的家瞬间被文物占领。“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是很容易。”看着家里的文物，降青拉姆的双亲感慨万分。



康巴周末

【第792期】

封面

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马建华 图片总监：廖华云 组版：边强

身|边|的|文|化|遗|产|

巴塘县之 古桑抱石

◎汪涛

古桑抱石为近代“巴塘八景”之一，位于县城的甲日龙村上方。因一棵桑树长在巨石上而得名，巴塘藏话称之为“扎哇斯”。

古桑抱石之巨石周长为20.7米，东北高西南低，距地面最高处约2.3米，最低处约1.6米。其上长有一棵桑树，巨石和桑树已合为一体，树根在石上形成树瘤，如盘卧的巨龙，为汲取养分从石缝间深深地扎入土中，树瘤最粗处周长达7.4米，

相传这棵桑树本是月宫中的桂花树，这块巨石原是桂花树下的一只蟾蜍，“古桑抱石”就是月宫中桂花树和蟾蜍投下的影像。因此，清嘉庆丁巳年（1779年）（这里应该是记载有误，1779年为清朝乾隆四十四年，清嘉庆丁巳年应为1807年。笔者查阅相关资料未能佐证确切年限。）驻巴塘粮务辛文彬在巨石上篆刻上“蟾影”二字，字宽0.28米，两字长0.84米，距今已两百多年，字迹仍清晰可见。

树干胸围4.3米，树冠南北长19米，东西长16米。

在近代，古桑抱石得到很多在巴塘任职的文官和途经巴塘的文人雅士的赞美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任巴安川边学务总办的吴嘉谟（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）和民国初年（1912年）任代理知事的刘赞廷（笔名：懒兵），两人都有诗为证。吴嘉谟为：“半壁东南一大观，苞桑盘石莫巴安，物犹如此人堪羨，怎不屡经贼胆寒。”刘赞廷先写一段注释：北门外一石高三尺许，上生一桑，其根盘石入地，标杆密茂，土人敬为神树，香烟不断，一古桑也。才写下“悬根盘石莫巴安，半壁西南化紫坛。一瓣馨香凭父老，行人莫作画图看。”根据这两首诗，可见一百多年前，此景就已蔚为壮观。此树现已近二十米高。

如今桑树依然葱郁，且苍劲挺拔，时常看到它，就想起小时候和玩伴在树洞中玩耍时的情景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保护它，将能容几人的树洞用土封上。

石上亦刻有藏文经文，一处最为明显，有十六排之多，全由六字真言“嗡嘛呢叭咪吽”组成，字虽小，却异常清晰，当时刻者的功底可见一斑。

如今古桑抱石守护着巴塘这片热土近千年，对研究巴塘的人文和气候变化有极其重要的价值，保护好它理所应当，担心的是巨石旁长起两棵皂荚树，已比碗口还粗，大有后来居上之势，若不未雨绸缪，必势大难除。



古桑抱石。汪涛 摄